

楚寶

楚寶卷十八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同邑王　岱較訂

文苑

朱昂

朱昂字舉之、其先京兆人、世家渼陂塘、天復末、徙家南陽、梁祖篡唐、父葆光、與唐舊臣顏蕘、李濤數輩、挈家南渡、寓、潭、州、每正旦長至必序立南嶽祠前北望

號慟殆二十年後濤北遊篠光樂衡山之勝遂家焉

後從江陵郢少與熊若谷鄧洵美同學朱遵度好讀

書人號之爲朱萬卷目郢爲小萬卷郢嘗閒行經廬

陵道[illegible][illegible]人謂之曰中原不久當有眞主平一天下

子仕至四品安用南爲遂北遊江淮時屬世宗南征

韓令坤統兵至揚州郢謁見陳治亂方畧令坤奇之

署權知揚州揚子縣適兵革之際遺民逃半郢便宜

綏輯復逋亡者七千餘家令坤即表授本縣令宋初

爲衡州錄事參軍嘗讀陶潛閑情賦而慕之因賡其

辭曰維稟氣兮清濁獨得意兮虛徐耳何聽兮無瑣衣何散兮無裾務寅懷于得喪寍動體乎菑畬將使同方姬孔抗迹孫遽精籌齊漢心遊太虛傲朝曦兮南榮遡夕飈兮北疏非道之病惟情之舒縣是含頷懷精凝和習懿龍齋淪兮幽夏德芬馨兮周比幷無濮兮泉融珠潫漼兮川增又何必陋雄之尚玄笑奕之心醉悲墨之素絲歎展之下位苟因時之明揚乃斯文之不墜耶煙景兮飄飄心懸雄兮搖搖感朝榮而夕落嗟羇羈而鳴蜩始藏龍以有待○因寄物而長

謠願在首而爲弁。來玄髮而未衰、會名粧之有得、爽纓珥兮相安、願在足而爲舄。何坎險之罹憂、欲効勤於豎亥。思追跡於浮丘。願在脈而爲袂。傳繒素而傍躬、冀化緇之色涅。竊狀貌而道窮。願在目而爲鑑。分妍醜於崇朝、驚青陽之難久。庶自首以見招。願在地而爲簟。當暑溽而冰寒、伊膚革之尚爽。胡寤寐以求安。願在膺而爲醴。不亂德而溺眞、體虛受之爲粧。華論性以馳淳。願在握而爲劍。每輔祗而保祐、姝鉛銛之效用。比砌刃而有餘。願在橐而爲矢。羨箐羽之斯

全嚐懋動而錫晉射窮蠆而劬燕顛在蠶而爲爽託
鉞縷以成功非珍華而取飾將被服而有容願在軒
而爲筳貫歲寒而不改挺介節以自持廓虛心而有
待人之顧兮實繫我之心兮若此萶爲志兮璞藏發
爲文兮霧委既持璡兮掌瑜復擷蘭兮蕤芷始無言
兮楹杖終俛首兮鬈髀振襟兮自適靚物兮解順霽
摡心兮遐眾蘿倚幹兮叢滋想陵谷之變地況玄黃
之易綠人可汰而可燬已不燐而不緇苟一鳴而驚
人何五鼎而勿飴已而穢膝清贈傾懷自寬樞系戶

聊兮委樂鵝飛棲躍兮頦雛指夜蟠兮爲低仰蹤蹟
兮邀歡何孫紋而伊耕何巢兔而呂磷游我慮緣綺
清我眠琅玕周旋兮有則徙倚兮可親終卷舒兮自
得炎休哉於考槃李昉知州事服日多召語且以文
爲贊昉深所嗟賞歷安城令開寶中拜太子洗馬知
蓬州徙廣安軍會渠州妖賊李仙衆萬人劫掠軍界
罪設策擒之悉來合渝涪四州民連結爲妖者置不問
蜀民遂安宰相薛居正稱其能還殿中丞知泗州嘗
作隋河辭又聚淮水流屍三千爲塚瘞之有戍卒謀

亂昂誅其首惡餘黨詿誤者貰之遷監察御史江南
轉運副使太平興國二年知鄂州加殿中侍御史爲
峽州路轉運副使改庫部員外郎端拱二年直秘閣
賜金紫久之出知復州表求謝事不許還水部郎中
復請老召還尋兼越王府記室參軍眞宗即位遷司
封郎中俄知制誥判史館受詔編次三館秘閣書籍
加吏部咸平二年召入翰林爲學士踰年拜工部侍
郎致仕遣使就第賜羅幣給全俸詔本府歲時存問
章奏聽附驛以聞命其子正辭知公安縣以便侍養

許遜江陵舊制致仕官止謝殿門外昂特延見命坐恩禮甚厚令侯秋涼上道遣中使賜宴于玉津園兩制三館皆預仍詔賦詩餞行縉紳榮之昂前後所得俸賜半賭奇書以諷誦為樂及是閑居自稱遯叟著賛理論三卷上之詔付史館第協以純謹著稱仕至主客郎中雍王府翊善昂以書招之協亦告老遁兄第皆耆壽時人比漢之二疏知府陳堯咨署其居曰東西致政坊又建二亭曰知止曰晦樓頗好釋氏書晚歲自爲墓誌景德四年卒年八十三門人謚曰正

裕先生

澠水燕談錄曰荊南朱昂博學有淸德晚年以工部侍郞乞骸骨既得謝眞宗賜坐寵詔習候秋涼還荊南故吳淑贈詩曰浴殿東京初閣簾渚宮秋晚得懸車比行錫宴玉津園侍臣皆赴坐中內侍傳詔各賦詩餞行凡四十八篇獨李翰長維詩最奇絕云淸朝納祿猶強健白首還家正太平昂弟協亦退居里中皆八十餘時謂渚宮二疏

聖楷曰濂溪遊山詩云是處塵勞皆可息時淸終

未忍辭官此乃由衷之語有道之言不可及也今之巧宦身說歸田心行媢竈不至驅逐病死不已豈得藉口濂溪哉嗟乎盡道青山歸去好青山曾有幾人歸總為不知止足所誤耳陳堯咨以知止二字名其亭可謂真喚醒矣

夏侯嘉正

夏侯嘉正字會之、江陵人、少有俊才、太平興國中進士、仕至著作佐郎、嘗使江南、撰洞庭賦、徐鉉見之曰、是木玄虛之流也、端拱初、太宗聞其名、召試詩賦、擢爲右正言、直史館兼直秘閣、賜緋魚、元夕上御乾元門觀燈、嘉正獻五言十韻詩、其末句云、兩制誠堪羨、青雲侍玉輿、上依韻和以賜之、有俠劣終難舉、通才列上居之句、議者以誠嘉正之好進也、未幾被病、詔以爲益王生辰使、所獲金幣、鬻得錢、輦歸家、忽○一○綁○

自地起立良久而仆聞者異之嘉正疾遂篤刀徐卒年三十七

野容發談曰天下美事安有兼得之理夏侯嘉正喜丹竈又欲爲知制誥嘗曰使我得水銀銀半兩知制誥三日平生足矣二願竟不遂而卒

聖楷曰夏侯嘉正未遇時有劉童子者善命術爲之推筭曰將來須及第亦有清職唯清貴自餘俱弱已俸外有百金橫入不病則死由此觀之非獨美事不可兼得即能兼得之亦有命在並貪求

躁進者之所能及乎大抵士人一有俗念橫據於胸中則其所爲皆犯造物之所忌故不消折其年壽亦必盡喪其生平又何止一夏侯嘉正哉予交游中往往見其人可爲深戒

張景

張景字晦之、公安人、少從河東栁、開、遊、悉出家書畀之、嗜、學、益、力、時富春孫僅、沛國朱嚴、成紀李庶、景與麗、益聲、華、日、振、眞宗詔有司計偕天下士、景居首列、調館陶簿、坐累、謫全州、尋爲房襄二州文學參軍、陳堯咨知其才、薦爲寶應簿、淮舃倉雜馮戾饑丞、景、剪、除之、後通理眞州事、天禧二年卒、所著有洪範王覇數十篇、

晁氏讀書記曰張景字晦之、師事栁開、學爲古文、

名、震、一、時、卒、官至廷評、年、四、十、九、集二十卷、有文

百九十三首、禹、偁、所、編、并、為、之、序、

聖楷按宋史、柳、開、字、仲、塗、大名人、幼奇警、有膽氣、

學必宗經、慕、韓、愈、柳、宗、元、為、文、因名肩。愈。字紹先、

既而易今名字、自、以為、能、開、聖、道、之、塗、也、宋開寶、

進、士、太平興國中、上書願備邊用其後、官、歷、八、郡、

以、卒、門入張景為行狀集序、集凡十五卷、歐、蘇、嘗、

推、宋、朝、古、文。自、仲、塗、始。葉水心、亦謂柳開、穆修、張

景、劉、牧、嘗、時、號、能、古、文、云。

張君房

張君房安陸人、宋眞宗時、爲著作郎、時日本國入貢、求本國神光寺記、舍人薛不工、令張君房代之、張退食、多潛飲市樓、掖垣求之不得、大窘、時种放以司諫隱華山、楊大年爲閑忙令云、世上何人號最閑○司諫拂衣隱華山、世上何人號最忙、紫微失却張君房○晁氏讀書記曰、張君房祥符中謫官寧海時、聖祖降、朝廷盡以秘閣道書、付杭州俾戚綸陳堯臣校正、綸等同王欽若薦君房專其事、君房銓次得四

千五百六十五卷於是撥其蘊奧總萬餘條成書名雲笈七籤一百二十卷仁宗時上之

聖楷曰張君房亦無所考今安陸縣東黃店有張君房墓因編修雲笈七籤得著作佐郎其書至今行然不甚佳又撰乘異記三卷敘謂乘者載記之名異者非常之事蓋志鬼神變怪之書凡十一門七十五事又撰脞說今皆未見

魏泰

魏泰字道輔、襄陽人、曾子宣夫人之弟也、章惇爲相、欲官之、不就、作東軒筆錄、碧霞腴、漢南隱書、自稱漢南處士、有臨漢集二十卷、黃山谷與之唱和、極推重之、嘗和其旅懷見寄云、理、魚、乞、水。歸、心、鳥、飛、空。風。塵。化。衣。黑。旅。宿。夢。裙。紅。人、言、家、甓、壁。自、倚、筆、有、鋒。轉蓬且半歲。交儕各衰翁。篇舟去日遠、明月與君同、露騎百年駛、麟獲萬事窮、裝、懷、酒、澹、淡。塞、窓、霧、空、濛。諸、公、尚、無、恙。不、見、陳、元、龍。

米襄陽志林曰、魏泰爲人無行而有口、每稱章子厚、泰既不得志場屋、數僞作他人著書、如志怪集、括異志、倦游錄、碧雲騢、又自作東軒筆錄、皆用私喜怒誣衊前人。聖楷曰、古今文士如魏泰者不少。大抵皆恃才薄福。不得於時者之所爲也。終身埋鬱以疚、又何怨哉。因其多作僞書。不得不收之。爲後來攷據者助耳。

米芾

米芾字元章襄陽人博洽記聞於稾經務通大旨議論斷以已意其辭發揚踔厲世儒所不能屈爲文務崖絕魁壘要必已出爲工悟竹簡以竹聿行漆故篆籀法先秦正書魏晉而下無取愛潤州江山因定居北固作寶晉齋前有碧梧廿本甘露降其上蒼王謝眞蹟右軍紫金石硯善畫古聖賢像及寫山水幅長不過三尺制白玉圖書印六文曰辛卯米芾米芾之印米芾氏米芾印米芾氏印米芾元章印性至潔置

求其儔。數盥而不皖。未嘗與入同服罷。客請問法善。對設兩家。手爲舒卷。攤客手袖觸之。則一裝洗之道。嘗顧兆作蕤書魚。游於金題玉璞間而無害。妙。解。音。律。作五音正韻用以制律本五聲之音。出於五行自然之理。管仲深明其要。著其形以爲太平作樂之具。沈隱侯得四聲而不得。宮聲。乃分平聲爲二。以欺學者。陸德明遂以吳音傳會。至是始自五方。立五行。求五音。乃得一聲於孟仲季位。因金寄土。五音皆具。有聲無形。互相假借。千載之下。神姦鬼秘。無所逃形云。

又著天說備究天地日月旁側盈虛之形撰晝夜六十圖與湖汐大小准援據六經畫點古今百家之姿其書藏之名山平生與游率天下士蜀琶劉涇長安薛紹彭好奇尚古足其一流人也風神散朗服唐人冠衣眉宇軒然進趨礡如音吐湧暢雖不識者皆知爲元章也晚爲臨川王公眉山蘇公所深知臨川絕愛其詩摘句書於便面蘇公有云元章奔逸絕塵之氣超妙入神之字清新絕俗之文相知二十年恨知公不盡答曰更有知不盡處修楊許之業爲帝宸碧

落、之、游○異、時、相、見、乃、知、也○初宣仁高后在藩、與、其、父、
丹、陽、君、有○舊○元、章、長、於、郎、中、以恩補校書郎、授含光
尉、七遷、入淮南幕、改宣德郎、知雍丘縣、乞監中岳廟、
因、號、中、嶽、外、史、崇寧閒、罷書、畫、學、公時在太常爲博
士、因、進、上、所、藏、書、若、畫○皆、不、下、一、品○優、禮、答、之○詔用
黃庭小楷書千文○出知常州、不赴、改管、勾、洞霄宮、就
除知無爲軍、元章性○好○石○無爲公廨有、奇、石、元章驚
喜曰○吾、當、兄、事、之○遂、具、袍、笏、再、拜○未幾召爲書畫學
博士、尋擢禮部員外郎、以言者、罷知淮陽軍、彌年蹇

生於首帥上書謝事不允卒於琶齋年五十有七大觀三年葬於丹陽長山下有自寫海嶽菴淨名齋圖著山林集十卷並傳於代丹陽蔡肇嘗銘其墓予惜其敘事疎脫落故為搜剔舊聞補葺為中嶽外史傳昔賀知章號秘書外監而元章號中嶽外史張長史旭稱賀八清鑑風流千載一人也予用為米元章傳贊嘗世不能損益云

米元章淨名齋記曰帶江萬里十郡百邑緣山為城臨流為隍者惟吾丹徒○重樓參差巧若圖迴地

霧極似而雲霞出沒星辰排腹而天光不夜高天
景小萬有者惟否甘露東北極海野西南朝數山
者謂之多景然臺殿羽張寶堵中盤五州之後與
西為阻若夫東眺京峴西極接霞平林坡陀淮海
之域遠岫隱見滁泗之封洪流東招白沙之雲濤
如線大積南絕中澤之疊層蔚起筆山之際岩甓
雙聳五州之外嶒嶁千疊黃鶴寶勢珠搽于豆長
山異氣龍盡于天晨曦垂虹時媚于空長爽纖月
安華其在千林霜落萬嶺雲繞春韋于西邪而秋

留下南巖者惟吾淨名天下佳山水固多矣在東南則杭以湖山郭其境洪以西山彌其望澗以嶽麓周其匯皆一山也而望兩邦遠窮荒迢遞發周羽皇之歎者有之矣百川匯流而赴北既濟既淵亦沃亦蕩也多山引嶺而趨東且列且驅各羣各醜也吾齋在萬井之中半天之上乃右卷而一揖焉此其所以得山川之多而甲天下之勝也至若水天鑑湛而博望弭櫂葭葦柳鳴而詹何投餌洪鐘動而飛仙下疾飈飛而速山湧地祇聽法水怪

劾珍貳鵬雲壓山海氣吞野纖雲漏月清籟韻松
梵羅密而靄光生陰霧合而太虛秃瑰奇忽恍又
不可得而詳言之爽陽米元章將卜老丹徒而仲
室長老以道相契會內閣蔣公穎叔以詩寄云京
塵泪沒與如何歸棹翩翩逐薛蘿盡室生涯寄京
尸滿床圖籍鏁凝阿六朝人物東流盡千古江山
北同多為借文殊方丈地中閒客取病維摩於是
室公以其末句命名余居亦冀公之與余同此樂
也念老矣無佳句歷其勝後之登吾齋攬吾勝者

得不爲吾賦乎。

徽皇閣米元章有字學一日於瑤林殿張絹圖方廣二丈許設瑪瑙硯李廷珪墨牙管筆金硯匣玉鎭紙水滴召米書之上出簾觀看令梁守道相伴賜酒果元章乃反繫袍袖跳躍便捷落筆如雲龍飛動聞上在簾下回顧抗聲曰奇絕陛下上大喜盡以硯匣鎭紙之屬賜之尋除書學博士

一日上與蔡京論書艮嶽召芾至令書一大屏顧左右宣取筆硯而上指御案間端硯使就用之芾書成

卽撩硯跪請曰此硯經賜臣濡染不堪復以進御
取進止上大笑因以賜之芾舞蹈以謝卽抱負趨
出餘墨霑漬袍袖而喜見顏色上顧謂蔡京曰顛
名不虛得也京奏曰芾人品誠高所謂不可無一
不可有二者也

元章守漣水地接靈璧蓄石甚富一一品第加以
美名入翫則終日不出時楊次公爲察使因往廉
焉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郡邑付公那得終日弄
石都不省錄郡事米趨前曰固也乃搢笏於左袖

中取一石嵌空瓌瓏峯巒洞穴皆具色極清潤宛轉翻覆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乃納之袖又出一石疊嶂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袖最後出一石盡天劃神鏤之巧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卽就米手攫得之徑登車去米以楊奪其所最惘然自失者累月

米芾宮相石法曰瘦曰秀曰皺曰透

米元章晚年學禪有得知淮陽軍未卒先一月區處家事作親朋別書盡焚其所好書畫奇物造香

榆木榕飲食米臥書判其中前七日不茹葷更衣沐浴焚香清坐而已及期徧請袍僚琛拂示衆曰衆香國中來衆香國中去擲拂合掌而逝

潤州鶴林寺有馬素塔唐人詩因過竹院逢僧話即此地也襄陽米元章愛其松石沉秀誓以來生爲寺伽藍永護名勝公沒時鶴林伽藍攖故塌下里人知公欲還宿願於此至今祠于寺之左

黄寔師是言爲發運使時大暑泊清淮樓見米元章衣幘鼻自滌硯於淮口因索之篋中獨小龍團

二餅硯遺入遺之趣其滌硯未畢也我生平有此事頗自慰云

崇寧間米元章爲江淮發勾揭牌於行舸之上曰米家書畫船黃山谷贈之詩曰萬里風帆水著天麝煤鼠尾過年年滄江盡夜虹貫月定是米家書畫船

倪雲林題米南宮石刻遺像云米公遺像刻堅珉猶在荒煙野水濱絕歎蓁苔迷彿潛細看風骨尚嶙峋山中仙冢芝應長海內清詩語最新地僻甄

人打碑賣每懷英爽一傷神

聖楷曰昔吾友秀水范長康與米襄陽同癖嗜奇石曰舞蛟叠李唐時物元趙魏公所題也長康買宅臨之日夕吟嘯其下并蒐輯元章遺事爲米襄陽志林分十三門爲十三卷而元章自著名言研史詩文雜識各成一時名宿咸有序跋令長康没二十餘年矣予藏其書若新不覺爲之隕涕因閒採一二事附傳後吾友英靈庶幾有託

狄遵度

狄遵度、字元規、長沙人、宋樞密直學士棐之仲子也、少穎悟、篤志於學、每讀書意有所得、即仰屋瞪視、人呼之弗聞也、舉進士一斥於有司。恥不復為。以父任為襄縣主簿、居數月棄去、好為古文、著春秋雜說多所發明、嘗患時學靡敝、作擬皇太子冊文、除侍御史制、裴晉公傳、人多稱之、尤嗜杜甫詩、嘗讀其集、一夕、夢見甫為誦世所未見詩、及覺、纔記十餘字、遵度足成之、後數月卒、有集十二卷、

聖楷按狄棐字輔之少隨父官徐州以文謁路振振器愛之妻以女舉進士知廣州代還不以海物自隨入稱其廉在河中時有中貴過甁言將授棐于上棐拒之退而語所親曰吾湘潭一寒士今官侍從可垂老自汙耶王荊公志其墓六子惟遵度最知名夢中記杜詩云夜臥北斗寒擱枕木落霜拱雁連天亦奇句

鄧忠臣

鄧忠臣、字愼思、湘陰人、熈寧三年進士、仕至考功郎、坐元祐黨廢、不用、言者論其議范忠宣謚、過實、又坐罰銅、崇觀閒卒、平生著述、至多、嘗和杜詩全帙、又嘗獻郊祀慶成賦、屈原廟詩百韻、裕陵喜之、擢爲館職、今皆軼弗得、所存一二而已、有玉池集十二卷、玉池其所居山峯名、

聖楷按忠臣卒、贈直秘閣官、其弟孝臣、亦高士也、杜門力學、宣和閒屢辟不就、年七十猶手不釋卷、

以行說明于世

廖正一

廖正一字明略、世家安陸之竹林、元祐中、召試館職、蘇子瞻在翰林、見其所對策、大奇之。俄除正字、時黃、秦、晁、張、皆子瞻門下士、號四學士。子瞻待之厚、每來、必命侍妾朝雲取密雲龍。家人以此知之。一日又命取密雲龍、家人謂是四學士、窺之。乃明略來謝也。紹聖間、明略貶信州玉山監稅、鬱鬱不得志、喪明而殁、自號竹林居士、有竹林集三卷、

葉石林序略曰、明略寄言吾深、服左氏而樂道流、

聯之秀正溫繹聯嘗自敘其書以為但多分宗旨言而少事外遠致吾所恨亦云丘明不可及也斐時有實吾於聯伯仲之間吾尚無愧往有評吾文似尹師魯者吾雖不學師魯然竊善其言是時余見明署文固多知其所自道不誣也明署自為衆于時即不沿襲場屋一語再舉而取進士其所試傑然已若可以名世者至今為學者推重蓋其用志深苦○而思致精慤○淵源所從來者遠矣○每一出語○輒有區域町畦○未有卒然而作者○至于出入經

傳驅駕前言左搯右摘比次同曲他人咀嚼桯杌終不能安者明畧繩約隱括如以利刃摧朽木只並呵羣羊無不如意故其典奧簡潔音節遒峻精新煥發使人讀之不覺翼然增氣惜其蚤困不得盡用所長始元祐初天下所推文章黃張晁秦號四學士明畧同直三館軒輊諸公間無所貶屈欲自成一家然其流落不偶畧相似云

聖楷按明畧元豐二年登時彥榜進士初授華陰司理參軍罷官至端明殿學士出知常州亦不可

謂不過矣乃至鬱鬱喪明而歿耶文士習氣大都如此然其著作為世所重卒亦不傳惜哉

潘大臨

潘大臨、字邠老、黃岡人、與弟大觀、俱以詩知名、蘇東坡在黃州時、邠老多從之遊、及東坡去、以雪堂付之邠老、因以居焉。

黃山谷書倦殼軒詩後曰、潘邠老蚤得詩律於東坡、盜天下奇才也。

聖偕按、邠老詩學山谷、與陳無已、謝無逸、徐師川、饒得操、韓子蒼、皆其法嗣、謂之江西詩派、謝無逸嘗以書問潘邠老近作新詩否、答曰秋來景物件

件是佳致。昨日清臥。聞攪林風雨聲。遂起題壁曰。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稅人至。敗意。止此一句奉寄。後潘既下世。無逸念之。爲三絕句云。

林敏功

林敏功、字子仁、蘄春人、嘗以春秋鄉薦不第、有詩文百卷、號蒙山集、兵火後、不存、今存高隱集七卷、弟敏修、字子來、亦善詩、撰無思集、四卷、

後村劉氏曰、二林詩、極少、曾端伯作高隱小傳云、有詩文百二十卷、今所存十無一二、兄弟皆隱君子、不獨以詩重。

漁隱叢話曰、呂居仁近世以詩得名、自言、傳衣江西、常作宗派圖一百三十七卷、自豫章以降列陳

師道、潘大臨、謝無逸、洪芻、饒節、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韓駒、李彭、晁沖之、江端本、楊符、謝適、夏倪、林敏功、潘大觀、何顒、王直方、僧善權、高荷合二十五人、以為法嗣、謂其源流皆出豫章也、其宗派圖序數百言、大略云、唐自李杜之出、焜燿一世、後之言詩者、皆莫能及、至韓柳孟郊張籍諸人、激昂奮厲、終不能與前作者並、元和以後、至國朝歌詩之作、或傳者、多依效舊聞、未盡所趣、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抑揚反覆、盡兼衆體、而

後學者同作並和雖體制或異要皆所傳者一子故錄其名字以遺來者余切謂山谷自出機杼別成一家清新奇巧是其所長若言抑揚反覆盡兼衆體則非也元和至今騷翁墨客代不乏人觀其英辭傑句眞能發明古人不到處卓然成立者甚衆若言多依放舊文未盡所趣又非也所列二十五人其間知名之士有詩卷傳于世爲時所稱者止數人而已其餘無聞焉亦濫登其列居仁此圖之作選擇弗精議論不公余是以辨之

聖楷曰劉後村續詩派序又以東萊繼宗派按東萊名祖謙字伯恭居仁之孫後入以其詩入派中詩以派名已踰惡道又續派焉何衆入不韻若此

高荷

高荷字子勉、江陵人、仕宋直龍圖閣、有還還集二卷、後村劉氏曰、子勉親見山谷、經指授、記覽多、如麥城詩押險韻、畧無窘態、集中健語、層出、紫微公詩派乃以殿諸人何耶、可升、

聖湝曰、山谷跋高子勉作詩云、以杜子美為標準。用一事。如軍中之令。置一字、如關門之鍵。而充之。以博學。行之。以溫恭。蓋天下士也。又跋歐陽元老詩、此詩入陶淵明格律、頗雍容。使高子勉追之、或

未能然予勉作唐律五言數十韻用事穩貼置字有力元老亦未能也其推許如此惜未得全集讀之

又按詩派中夏倪字均父蘄春人仕宋知江州有遠遊堂集二卷如擬陶韋五言古作俱佳

米友仁

米友仁字元暉、元章子也、幼年、黃山谷贈詩曰、我有元暉古印章、印刓不忍與諸郎、虎兒（小字友仁）筆力、能扛鼎。教字元暉、繼阿章。遂字元暉。元章嘗置畫學之初、召為博士、賜對便殿、因上友仁楚山清曉圖。既退、賜御書畫扇、二事。友仁宣和中、為大名少尹、天機、超逸。不事繩墨、其風氣肖乃翁也。每自題其畫曰、墨戲。被遇光堯、官至工部侍郎、敷文閣直學士、日奉、清閒之燕。方其未遇時。士大夫可得其筆。既貴甚自秘、重

誰觀傳刻無後得之。年八十神明不衰。無疾而逝。窮
友知亦善楷法其父芾嘗云幼兒友知代吝書碑及
作小字更。無。辨。門下許侍郎尤愛其小楷云每示簡。
可使令嗣書。謂友知也

格古要論曰米元暉紹興中權兵部尚書高宗恭
待甚厚能傳家學山水畧變父法。自成一家。煙雲
變滅林泉點綴草草而成不失天眞也。畫紙不用
膠礬。不肯於絹上書。臨摹古畫。則一用之。

易元吉

易元吉字慶之長沙人初工花鳥及見趙昌畫乃曰世不乏人遂游荊湖搜奇訪古幾與猨狖鹿豕同遊故口傳目擊之妙一寓於毫端又於長沙舍後開圃鑿池以亂石叢篁梅菊葭葦馴養水禽山獸伺其動靜以資畫思尤善畫獐猨評者謂徐熙以後一人而已畫工多自書長沙助教易元吉畫字慶之

米南宮畫學曰易元吉徐熙後一人而已善畫草木葉心翎毛如唐徐後無人繼世但以獐猿稱可

歎。或云畫孝獼猴辟，畫院人妬其能，只令畫獐猿，竟爲人所鴆。又云余收易元吉逸色筆作蘆如莢上一鷺鶿活動，晉卿借去不歸。聖樹按長沙易元吉畫人多不知，故特拔之文苑，使與淵煙澀露。點染生香。亦一快事也。

王質

王質字景文、其先鄆州人、後徙興國、質博通經史、善屬文、游太學、與九江王阮齊名、阮每云、聽景文論古、如讀酈道元水經。名川支川、貫穿周匝、無有間斷。咳唾、皆成珠璣。質與張孝祥父子游、深見器重、孝祥爲中書舍人、將薦質、舉制科、會去國不果、著論五十篇、言歷代君臣治亂、謂之朴論。中紹興三十年進士第、用大臣言、召試館職、不就、明年金主完顏亮南侵、御史中丞汪澈宣諭荊襄、又明年樞密使張浚都督江

准皆辟爲屬入爲太學正時孝宗屢易相國論未定質乃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慨然起乘時有爲之志而陳康伯葉義問汪澈在廷陛下皆不以爲才於是先逐義問次逐澈獨徘徊康伯難於進退陛下意終鄙之逐決意用史浩而浩亦不稱陛下意於是決用張浚而浚又無成於是決用湯思退今思退專任國政又且數月臣度其終無益於陛下矣寧相之任一不稱則陛下之志一沮前日康伯持陛下以和和不成浚持陛下以戰戰不驗浚又持陛下以守守既困

思退又持陛下以和陛下亦嘗深察和戰守之事乎李牧在鴈門法主於守守乃有戰祖逖在河南法主於戰戰乃有和羊祜在襄陽法主於和和乃有守備至分而不使相合今陛下之心志未定規模未立或告陛下金弱且亾而吾兵甚振陛下則勃然有勒燕然之志或告陛下吾力不足恃而金入且來陛下即委[illegible]有盟平涼之心或告陛下吾不可進金不可入陛下又塞然有指鴻溝之意使臣爲陛下謀會三者爲一天下身有不治哉天子心知賢忠而忌者其讒

質年少、好異論、遂罷去、會虞允文宣撫川陝、辟質偕行、一日令草檄契丹文、援毫立就、辭氣激壯、允文起執其手、曰景文天才也、入爲勑令所刪定官、遷樞密院編修官、允文當國、孝宗命擬進諫官、允文以質鯁亮不回、且文學推重於時、可右正言、時中貴人用事多畏憚、質陰沮之、出通判荊南府、改吉州、皆不行、奉祠山居、絕意祿仕、淳熙十五年卒、

陳氏書錄曰、富川王質景文、有雪山集三卷、廣遊太學、治詩有聲、仕爲樞屬、常著詩解三十卷、未之

見也

聖楷按王阮字南卿江州人好學尚氣節登隆興元年進士第熙寧中知撫州韓侂冑宿聞阮名特命入奏將誘以美官夜遣密客諭阮阮不答私謂所親曰吾聞公卿擇士士亦擇公卿劉歆柳宗元失身匪人為萬世笑今政自韓氏出吾肯出其門哉陛對畢拂衣出閩侂冑聞之大怒批旨予祠阮於是歸隱廬山嘉定元年卒今湖廣總志以阮為德安人蓋誤以江州德安縣為德安府耳總志始

此謬誤甚多閱者不可不詳也

馮子振

馮子振號海粟、攸州人、仕元、爲集賢待制宣撫使、

元史陳孚傳曰、攸州馮子振其豪俊與孚畧同、孚極敬畏之、自以爲不可及、子振於天下之書無所不記、當其爲文、酒酣耳熱、命侍吏二三人潤筆以俟、子振據案疾書、隨紙數多寡、頃刻輒盡、雖事料醲郁、美如簇錦、律之法度、未免乖剌、人亦以此少之、

聖楷曰、馮子振附見元史中、人多不知、然亦近稱

其敏捷故今所傳梅花百詠華清樂府皆無足採
攸州即今攸縣元陞為州楚紀作寧鄉獻又按陳
式書錄侯延慶字季長長沙人有退齋詞一卷其
壓卷為天寧節萬年歡鍾將之字仲山長沙人嘗
為編修官有岫雲詞一卷劉過字改之襄陽人有
詞一卷今皆不傳惟劉改之猶見其小詞一二可
誦

楚寶良史論次

古者典籍圖法皆史也蒼頡沮誦皆史臣也自周官設而史之職始重春秋作而史之權始一故周室既東王章紊亂伯臣強辟猶時從周太史問祥禮焉下逮漢武秦灰既冷書積丘山龍門應運而生三史並時而著雖云繼美麟止實則論同目睫嗣是國不一錄代不一手范穢陳誣互有得失揚善咒惡未見其人鳴呼難言之矣余生長楚服久淹庠序未讀中秘之書頗負汗青之志日月斯邁愛玩陳編十不得一

古人同恨薪鶏次僅蒙穀所負摶杌乃後人僞作汲冢之竹不出江陵之火再焚亦何從發異聞也惟夫丘明述春秋内傳而倚相作祖紫陽定漢晉正統而鑿齒闢先此固博遠高明淵源深大合轍千古者矣執簡以往意在斯乎述民史第八凡一卷

民史

左史倚相　鐸椒　習鑿齒

鄧縶　蔡允恭　路振

崔遵度　歐陽玄　廖昇

楚寶卷十九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任贊春較訂

良史

左史倚相

左史倚相世爲楚左史故以官稱倚相倚相廷見申公子亹子亹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左史倚相曰

睽予老耄故欲見以交儆予若予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子實不睿聖於

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惠于小民○惟正之供○文王猶不敢憍○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爲○若常如此○楚其難哉○子亹曰老之過也○乃驟見左史○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爲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弁之○其可乎○對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諡○子夕嗜芰○子木有羊饋而無芰薦○君子曰○違而道○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斃於鄢○芈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於乾谿○以二女殉葬君子曰○從而逆○君不之行○欲其道也○故

進退周旋唯道之從夫子木能違若若敖之欲以道
而去莫爲吾子經楚國而欲爲芟以予之其可乎予
期乃止

韓非說林曰荊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
夜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
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爲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
荊陳而反左史曰吳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
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
吳軍

劉向說苑曰越破吳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許之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已故示我不病請爲長轂千乘卒三萬與分吳地也莊王聽之遂取東國

聖楷曰吳救陳越破吳俱是楚惠王時事說苑作莊王者誤也且惠四年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爲我請退以爲子名乃還未嘗有破吳之事惠十六年越滅吳惠四十四年楚始東侵廣地至泗

上。所。謂。遂。取。東。國。者。或。嘗。是。時。也。耶。然、是、時、司、馬、
于、期、兗、白、公、之、難、已、二、十、年。而、右、史、倚、相、嘗、靈、
王、在、范、谿、時。稱、爲、良、史。計。其。年。近。百。餘。歲。人。矣。猶。
能。嘗。策。兵。機。如。此。豈。非。楚。國。方。城。之。重。寶。哉。恐 未
盡 然。

鐸椒

鐸椒楚大夫威王時爲太傅虞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四十章以獻名曰鐸氏微

聖楷曰此鐸氏春秋或孔子旣作之春秋也先是晉語云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樂因問德義對曰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乃使叔向傅太子彪又楚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中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唐

韋昭注云春秋紀人事之善惡而目以天時謂之春秋周史之法也按此時孔子未作春秋而列國已有其書者當是周史所掌而列國奉之爲戒勸耳然則孔子之作春秋不獨竊稱史之名而且附周官之舊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若非周史原有此書孔子即能竊取其義猶然稱之春秋耶何以行於列國而使亂臣賊子懼哉從來聵聵特爲指出以俟識者

習鑿齒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也、宗族富盛、世爲鄉豪、鑿齒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章著稱。荆州刺史桓溫辟爲從事、江夏相袁喬深器之、數稱其才於溫、轉西曹主簿、親遇隆密、時溫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者至夜執手問國家祚運修短、答云、世祀方永、溫疑其難言、乃飾辭云、如君言、豈獨吾福、乃蒼生之幸、然今日之語、自可令盡、必有小小厄運、亦宜說之、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宮氣候、如此、決無憂虞、至五十年外、不

論耳、溫不悅、乃止、異日送絹一疋、錢五千文以與之、星人乃馳詣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爲標碣棺木耳、鑿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疋、令僕自裁、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千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溫別、溫問去意、以鑿齒言答、溫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王簿。累遷別駕、溫出征伐、鑿齒或從或守、所

在任職每處機要蒞事有績善尺牘論議溫甚器遇之時淸談文章之士韓伯伏滔等並相友善後使至京師簡文亦雅重焉既還溫問相王何似答曰生平所未見以此大忤溫旨左遷戶曹參軍時有桑門釋道安俊辨有高才自北至荆州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爲佳對初鑿齒與其二舅羅崇羅友俱爲州從事及還別駕以坐越舅右屢經陳請溫後激怒旣盛乃超拔其二舅相繼爲襄陽都督出鑿齒爲滎陽太守溫弟秘亦

有才氣素與鑿齒相親善鑿齒既罷郡歸與秘書曰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懽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瑣瑣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

方寸哉夫芬芳起于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
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遊德者必有明勝之
遺事若向入君子者千載猶使義想其為人況相去
之不違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
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并為景升乎其風期俊
邁如此是時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
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
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
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為禪受明天

心不可以勢力強也、凡五十四卷、後以脚疾、遂廢于
里巷、及襄陽陷下符堅、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輿、而、
致、焉、既見與、語、大、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
鎭書、惜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
有、半、耳、俄以疾、疑襄陽、尋而襄鄧反正、朝廷欲徵鑿
齒、使典國史、會卒不果、臨終上疏曰臣每謂皇晉宜
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爲三恪、而、身、微、官、卑、無、由、上、
達、懷、抱、愚、情、三、十、餘、年、今沉淪重疾、性命難保、遂嘗
懷此、當與之朽爛、區區之情、切所悼惜、謹力疾著論

一篇寫上如左顧陛下考尋古義求經常之表超然達覽不以臣微賤廢其所言論曰或問魏武帝功蓋中夏文帝受禪於漢而吾子謂漢終有晉豈實理乎且魏之見廢晉道亦病晉之臣子寧可以闕此言哉答曰此乃所以尊晉也但絕節赴曲非常耳所悲見殊心異雖奇莫察請爲子言焉昔漢氏失御九州殘隔三國乘間鼎峙數世干戈日尋流血百載雖各有偏平而其實亂也宣皇帝勢逼當年力制魏氏蠖屈從時遂羈戎役晦明掩耀龍潛下位俛首重足鞠躬

屏息。道有不容之難。躬蹈履霜之險。可謂危矣。魏武既亾。大難獲免。始內擒孟達。東蕩海隅。西抑勁蜀。旋撫諸夏。摧吳人入侵之鋒。掃曹爽之惡之萌。植靈根以跨中嶽。樹羣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既懷。非常之業亦因。景文繼之。靈武冠世。剋伐貳遂。以定厥庸。席卷梁益。苞征西極。功格皇天。勳侔古烈。豐規顯祚。故以灼如也。至於武皇。遂并疆吳。混一宇宙。又清四海。同軌二漢。除三國之大害。靜漢末之交爭。開九域之蒙晦。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而推魏繼漢。以

晉承魏比義唐虞自託純臣豈不惜哉令若以魏有
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道
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當年不制于魏則魏未曾為
天下之王王道不足于曹曹未始為一日之王矣
昔共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區夏鞭撻華戎專總六
合猶不見序于帝王淪沒下戰國何況暫制數州之
人威行境內而已便可推為一代者乎若以晉嘗事
魏懼傷皇德拘惜禪名謂不可割則惑之甚者也何
者隗囂據隴公孫帝蜀蜀隴之人雖服其役取之大

義。於彼何有。且吳楚僭號。周室未亾。予文延陵。不見貶絕。宣皇帝官魏。逼於性命。舉非擇木。何虧德美。禪代之義。不同堯舜。校實定名。必彰於後。人各有心。事胡可掩。定空虛之魏以屈於己。孰若杖義而以貶魏哉。夫命世之人。正情遇物。假之際會。必乘義勇。宣皇祖考。立功於漢。世篤爾勞。思報亦深。魏武超越。志在傾王。德不素積。義險冰薄。宣帝與之情將何重。雖形屈當年。意申百世。降心全己。憤慨於下。非道服北面。有純臣之節。畢命曹氏。忠濟世之功者也。夫成業者

係於所爲不係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起是故漢高稟命於懷王劉氏乘斃於亾秦超二僞以遠嗣不論近而計功考五德於帝典不疑道於力政季無承楚之號漢有繼周之業取之既美而已德亦重故也凡天下事有可借驗於古以曉於今定之往昔而足爲來證者當陽秋之時吳楚二國皆僭號之王也若使楚莊推鄢郢以尊有德闔閭舉三江以奉命世命世之君有德之主或藉之以應天或撫之而光定彼必自係於周室不推吳楚以爲代明矣況積勲

累功靜亂衆衆數之所錄衆之所與不資於燕脊之
授不類於因雜之力丧攣斷堂吳獨兩斃進奇二紀
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臣蕩累葉之所不能
除者哉自漢末鼎沸五六十年吳魏犯順而彊蜀人
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萬姓曠而無定夫有定天
下之大功為天下之所推孰如見推於闇人受尊於
微弱配天而為帝方駕於三代豈比俛首於曹氏側
足於不正即情而恆實取之遷懸何與說事而託
僞闇亂於將來者乎是故故舊之恩可封魏後三恪

之數不㝎見列以晉承漢功實顯然正名當事情體亦厭。又何爲虐尊不正之魏而虧我道於大通哉。昔周人詠祖宗之德。追述、﨟商之功。仲尼明大孝之道。高稱配天之義。然后稷勤於所職。聿來末以﨟商異於司馬任仕乎曹族。三祖之寓於魏世矣。且夫魏自君之道不正。則三祖臣魏之義未盡。義未盡故假塗以運高畧。道不正則君臣之節有殊。然則弘道不以輔魏而僭逆取之嫌。高拱不勞汗馬。而有靜亂之功。若盛勳足以王四海。義可以登天位。雖我德慙於有

周而彼道異於殷商故也今予不疑共工之不得列於帝王不嫌漢之係周而不係秦何至於一魏猶疑滯而不化哉夫欲尊其君而不知推之於堯舜之道欲重其國而反厝之於不勝之地豈君子之高義若猶來惜請於是止矣子辟強才學有父風位至驃騎從事中郎

璽楷曰習彥威若漢晉春秋其書雖不傳其論則斷不可易且如后稷孫子未始剪商漢有天下不係于秦皆足破後儒之陋傳也蘇子瞻正統辨論

謂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予其可得者六，以存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其意亦未嘗不王習氏，但其文字縱横遊戲，使人不覺耳。故朱子修綱目，卒取彥威之說，蓋彥威意雖主尊晉，猶不失春秋之大義。蘇子意雖併黜魏晉而已全授奸暴之空名，此又不可無辨也。聞之本朝有續溪士子胡廷瑞著宋後宋統一書，竟元文宗之世，俱稱德祐恭帝，每春正月稱帝在瀛洲國，帝在籍田國，而于懿璘質班之死，即稱元亡，然後書德

祐帝白廢于蕊淡其意甚善嘉靖二十三年奏聞

下部格不行先輩張東沙家尚存其書

鄧粲

鄧粲長沙人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劉驎之南郡劉尚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郡辟命荊州刺史桓沖卑辭厚禮請粲為別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召驎之尚公謂之曰卿道廣學深衆所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笑答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為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尚公等難以難之然粲於此名譽減半矣後患足疾不能朝拜求去職不聽令臥視事後以病篤乞骸骨許之

綮以父黐有忠信書而世甦知者乃著元明紀十篇
注老子並行於世
聖楷撰世說注所引鄧粲晉紀與續晉陽秋恆多
雅致足補舊聞而晉書謂其祖述前史華字重軒
之下施牀蓮榻之上奇詞异義罕見稱焉者或亦
過情之貶乎然即其論隱亦具名通唐張謂長沙
土風碑云軾鄧粲之宅足以表儒風吾不能甦慨
然矣

蔡允恭

蔡允恭江陵人父名大業仕後梁爲左氏尚書允恭美姿容工於詩仕隋爲起居舍人煬帝有所賦必令諷誦遣教宮人俾入宮改內史舍人允恭恥之由是踈斥所著有後梁春秋十卷

聖楷曰晉漢以前朝野俱重史學故紀年書事世有其人降自六朝唐宋聲律既興時文日盛學士家能聚前代之年號者蓋亦寡矣況能探索四十一家之義例十四萬卷之藏編乎允恭史學雖不

炳著然當亂世事塗至獨能深懷宮嬪之恥纘造先世之書其逸節皦皦視柳晉諸人相去遠矣良史風規何多讓焉

路振

路振、字子發、永州祁陽人、唐相巖之四世孫、巖貶宛嶺外、其孫琛、避地湘潭間、遂居焉、振之父洵美、事馬希果、署連州從事、謝病、終于家、振幼穎悟、五歲、誦孝經、論語、十歲、聽講陰符、裁百言而止、洵美責之、俾終其業、振曰、百言演道、足矣、餘何必學、洵美大奇之、十二丁外艱、母氏慮其廢業、日加誨激、雖隆冬盛暑、未始有懈、淳化中、舉進士、太宗以詞場之弊、多事輕淺、不能該貫古道、因試卮言日出賦、時就試者凡數百人、

咸聘貽怨其所出振寒素遊京師所作賦尤爲典贍
太宗甚嘉之擢寘甲科釋褐大理評事通判御州徙
徐州召還直史館復遣之任遷太子中允知濱州一
日契丹至城下兵少民相恐扆謂振文吏懦戰禦方
略環衆而泣振乃親加撫諭且以敵盛不可與爭鋒
空壁自守數日契丹引去轉運使劉綜稱其能詔
書獎美常作祭戰馬文叙云咸平中契丹犯高陽關
執大將康保裔略河朔天子幸魏特遣將王榮以五
千騎追之榮懦將才但能馳射受命逗遛伺賊渡河

而後發有剽淄齊者數千騎尚屯直沽欒不欲見敵遂以其騎畧河南岸而還晝夜急騎馬不秣而道斃者十有四五天子憫之遣使收瘞焉因作祭文其辭曰房駟之精降爲驪騂飲泉呀風沉沙激霆虎脊孤聳龍媒勢猛丹髦曉霞的顙秋星菲方著幹亥乘旋膺贔臚角起方背珠明爾其絕塞草菀八月隕霜毛縮蹄堅筋舒豚張獸惡恐噬虬獫欲驟噴沙散沫千里飛雲圉人負紖武士索鐵前進後哭雷動地裂忽挽一而制百終伏攝而受絏牧官劬劬歲入叅青蹄

蹴、爨、爨○通、乎、見、匭○名、駒、大、嘶○銜、尾、入、寒○勞、其、脩、長○餘、
以、驅、僧○蜀、錦、吳、縴○積、如、丘、陵○焉○鏖○於○我○雖○重○繁○入○於○
彼○則○輕○於、是、絡、黃、金、之、羈○浴、天、池、之、波○鼓、蕤、雲、衢○弄、
影、星、河○或、蹀、而、嚙○或、顯、而、吡○原、鬣、中、禁○騂、駿、何、參○帝○
念○神○物○來○經○違○道○閭、之、內、殿○養、之、外、泉○飲、以、玉、池○秋、
之、瑤、草○窮冬遼塵○入我河濟○羽書霄飛○龍取北巡○選○
仗○下○之○名○焉○屬○闈○外○之○武○臣○功戈電燔○禁旅星陳○授
以長策○師以金軍○壯士怒兮山可璧○猛馬喙兮虎可
咋○何嘍嘖之僄勇○反遷延而避地○冰、霜、變、變○介、甲、而、

馳不飲不秣載渴載饑駿馬餓殍行人嗟咨委天骨
於衢路反星精於雲霧報主恩之無及齊戮力而何
誤生芻致祭獎帷成禮瘞而高岡全爾具體焉如有
神知帝之仁又撰伐棘篇辭曰秋風颯颯棘予丹折
根破柢堅且碩斷夫愁趄汗污顏攢鋒末芸邈道還
穆之森森森罙滿暮冬號風雲晴天漏寒不鳴守犬
眠至人堂上多金錢東陵暴客來竄垣舉手觸鋒身
隕顛不矛萬戟爭後先襟袖結裂不可拉蹶破指傷
流血殷神離氣沮喪蹁躚數尺之墻弗復攀索頭髗

奴撥河壖朔方屯師連七年不波焉嶺沙塡塡氣脈

不絕如喉咽官軍虎怒思吼軒強弩一發山河寧將

不協謀容即安猇喪小醜成竄顛推芻挽粟徒喧喧

遷臣懾心靜國難爲余諷此伐糅篇識者開而壯之

又以西兵未弭入判大理寺改太常丞知河中府徙

知鄧州代還判吏部南曹三司至景德中使福建巡

撫俄判登聞鼓院會修兩朝國史以振爲編修官大

中祥符初使契丹撰乘軺錄以獻改太常博士左司

諫擢知制誥振文詞溫麗屢奏賦頌爲名輩所稱尤

長於詩多警句及居文翰之職深愜物議自是彌加精厲從祀熙寧時同職分局掌事振獨直行在專典綸命牋奏填委應用無滯時推其敏贍七年同修起居注張復崔遵度以書事悞失降秩擇振與夏竦代之嗜酒得疾有集二十卷嘗乘五代末九國君臣行事作世家列傳書未成卒錄其子綸爲太常奉禮郎

聖楷曰先達謂修史在於得人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不可與若路振心術固無可議即其學問文章史

事唐宋以來湖南文士未易及也伐棘篇可擬者
杜桃竹諸作祭戰馬文體識亦在六朝以上惜不
得其乘軺錄讀之何止文獻淪落之感按長沙志
以振作湘源人今從宋史

崔遵度

崔遵度字堅白江陵人七歲授經於叔父憲嘗以春秋編年史漢紀傳之例問於憲憲曰此兒他日成令名矣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解褐和川主簿轉臨汾饋芻糧三抵綏州涉無定河河沙與水混流無跡陷溺相繼遵度憫之著銘以紀焉端拱初轉運副使夏侯濤上其勤狀召對便殿因獻文自薦時新建秘閣命中書試作頌一首擢著作佐郎淳化中吏部侍郎李至薦之還殿中丞出知忠州李順之亂坐失城

池貶崇陽令移鹿邑成平初復爲太子中允景德初內出遵度名引對崇政殿詔索所著文召試舍人院改太常丞直史館會修兩朝國史與路振並爲編修官太中祥符元年命同修起居注東封進博士祀汾陰是歲眞宗以兩省官絕少故因覃慶選補之命爲左司諫遵度與物無競口不言是非淳澹淸素勢利泊如也嘗右史十餘歲立墀上常退歷檻閒慮上見之善鼓琴得其深趣所僦舍甚湫隘有小閣手植竹數本朝退默坐其上彈琴獨酌翛然自適嘗著琴牋

云世之言琴者必曰長二尺六寸象期之日十三徽象期之月居之者象閏前世未有辨者至唐協律郎劉貺以樂配諸節候而謂琴爲夏至之音至於泛聲卒無述者愚嘗病之因張弓附案泛其弦而十三徽聲具焉況琴瑟之絃乎是知非所謂象者叅天地自然之節耳又豈止夏至之音而已夫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者太極之謂也四時者兩儀之節也律呂者四時之節也晝夜者律呂之節也刻漏者晝夜之節也節節相受自細至太而歲成焉節氣之自然

者、也、氣、旣、節、矣、聲、同、則、應、旣、節、且、應、則、天、地、之、交、成、
矣、文之義也、或任形而若、或假物而彩、日星文乎上、
山川理乎下、動物植物、花者飾者、五色具矣、斯任形
者也、至於人有五性而不若、以事、觀之、然後若、日有
五色而不見、以水、觀之、然、後、見、氣有五音而不開、以
絃、弦、之、然、後、開、斯假物者也、是故聖人不作易而能
知自然之數、不作琴而能作自然之節、何則、數、本、於、
一、而、成、於、三、因而重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及其應也、
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於六焉、節節相召、其應也

必矣卦既畫矣故畫琴焉始以一弦泛桐當其節則潛然而號不當其節則泯然無聲豈人力也哉且徽有十三而居中者一一自中而左泛有三焉右泛有三焉其聲殺而已絃畫則聲減及其應也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於六焉節節相召其應也必矣易之畫也偶三為六三才之配具焉萬物由之而出雖曰六畫及其數也止三而已矣琴之畫也偶六而根於一一鍾者道之所生也在數為一在律為黃在音為宮在木為根在四體為心衆徽由之而生雖曰十三

及其節也三而已矣卦之德方經也蓍之德圓緯也
故萬物不能逃六象徵其節經也絃五音緯也故聲
音不能勝其文先儒謂八音以絲為君絲以動為君
愚謂琴以中徽為君盡矣夫徽十三者蓋可附者也
苟盡絃而考之乃有二十三徽焉是一氣也丈絃具
之尺絃亦具之豈有長短大小之限哉蓋萬物本於
天地天地本於太極太極至於萬物聖人本於道道
本於自然自然至於無為樂本於琴琴本於中徽中
徽至於無聲是作易者天地之象也作琴者天地之

聲也、往者藏音而未該、來者專聲而忘理、琴職之作也、庶乎近之、苟其閑也、請俟君子、世稱其知言、九年仁宗以壽春郡王開府、詔宰相擇耆德有學術者、咸謂遵度力學有士行、稱長者、遂命與張士遜、並爲王友、改戶部員外郎、賜服金紫、府中文翰、皆遵度所作、國史成、拜吏部員外郎、歷禮部、兼左諭德、未幾、命使契丹、判司農卿、遵度性寡合、喜讀易、嘗云、意有疑則彈琴、辨其數、筮易、觀其象、盡不究也、天禧四年八月卒、年六十七、官其子二人、孫二人、仁宗立、詔贈工部

侍郎有集二十卷

聖衎按范仲淹嘗問琴理遵度對曰清厲而靜和潤而遠琴盡是矣

無定河考

輿地廣記唐銀州東北有無定河即圁水也後人因潰沙急流淺深不定故更今名唐陳祐詩無定河邊暮笛聲赫連臺畔旅人情函關歸路千餘里一夜秋風白髮生陳陶詩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

歐陽玄

歐陽玄字原功、其先家廬陵、與文忠公修同所自出、至曾太父新始遷居瀏陽、故玄爲瀏陽人、幼岐嶷、母李氏親授孝經論語小學諸書、八歲能成誦、始從鄉先生張貫之學、日記數千言、即知屬文、十歲有黃冠師注目視玄、謂貫之曰、是兒神氣凝遠、目光射人、異日當以文章冠世、廊廟之器也、言訖而去、亟追與語、已失所之、部使者行縣、玄以諸生見、命賦梅花詩、立成十首、晩歸增至百首、見者駭異、年十四、益從宋故

老習為詞章每試庠序輒占高等弱冠下帷數年人
莫見其面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委尤為
淹貫延祐元年詔設科取士玄以尚書與賓明年賜
進士出身授岳州路平江府同知調太平路蕪湖縣
尹縣多疑獄久不決玄察其情皆為平翻奏在不法
雪其冤驅奴玄斷之從良貢賦徵發及時民樂邀事教
化大行飛蝗不入境改武岡縣尹縣控制溪洞蠻獠
雜居撫字稍乖輒弄兵犯順玄至踰月赤水大清兩
洞聚眾攻殺官曹相顧失色計將從出玄即日單騎

從二人徑抵其地諭之至則死傷滿道戰鬬未已獠人熟玄各棄兵伏羅拜馬前曰我曹非不畏法緣訴共事於縣縣官不爲直反以縣役橫歛搭克之情有弗堪乃發憤就死耳玄驗以禍福爲理其訟獠人遂安召爲國子博士陞國子監丞致和元年遷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時當兵興玄領印撰院事日直內廷參決機務凡選近調發制詔書檄以至改元天曆郊廟建后立儲肆赦之文皆經撰述復條時政數十事實封以聞多採行之明年初置奎章閣學士院

文賢藝文監隸篤皆選清望官居之文宗親署玄爲
藝文少監奉詔纂修經世太典陞太監檢校書籍事
元統元年改僉太常禮儀院事拜翰林直學士編修
四朝實錄俄兼國子祭酒召赴中都議事陞侍講學
士復兼國子祭酒重紀至元五年是歲風痺乞南歸
以便醫藥帝不允拜翰林學士承旨懇辭去位帝復
不允免其行朝賀禮至正改元更張朝政事有不便
者集議廷中玄極言無隱科目之復沮者尤衆玄力
爭之未幾南歸復起爲翰林學士以疾未行詔修遼

金宋三史召爲總裁官發凡舉例俾論撰者有所據依史官中有論議不公者玄不以口舌爭俟其呈藁援筆竄定之統系自正至於論贊表奏皆玄屬筆五年帝以玄歷仕累朝且有修三史功諭旨丞相超授爵秩遂擬拜翰林學士承旨及入奏上稱快者再三已而乞致仕不允御史臺奏除福建廉訪使行次淛西疾復作乃休南山隱居優游山水閉門復拜翰林學士承旨玄屡以辭不獲命奉勅定國律尋乞致仕陳情懇切乃特授湖廣行中書省右丞致仕賜白玉

來帶給俸以終其身將行帝復降旨不允仍前翰林學士承旨進階光祿大夫十四年汝穎盜起蔓延南北州縣幾無完城玄獻招捕之策千餘言鑿鑿可行當時不能用十七年春乞致仕不允將大赦宣赴內府玄久病不能步履丞相傳旨肩輿至延春閣下。賚異數也。是歲十二月戊戌卒年八十五帝賜賻甚厚贈崇仁昭德推忠守正功臣大司徒柱國追封楚國公諡曰文玄性度雍容含弘縝密處已儉約爲政廉平歷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殆四之三。三任成均。

兩爲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旨修實錄大典三史皆大製作屢主文衡兩知貢舉及讀卷官凡宗廟朝廷雄文大冊播告萬方制誥多出玄手金繒上尊之賜幾無虛歲海內名山大川釋老之宮王公貴人墓隧之碑得玄文辭以爲榮片言隻字流傳人間咸知寶重玄無子以從子逵爲後復先玄卒有圭齋文集若干卷傳于世

楊用修曰宋史表首稱相阿魯圖其實歐陽玄之筆也其爲卷六百文百萬言自有史冊以來未有

若是多者也其自謂辭之頻繁以事。文之令古以時。蓋欲自成一代書。而不強附昔人是也。其可憾者有紀一事而先後不同一人而彼此不同由修之者非一手也思觀自古文籍至宋而憾焉非憾乎人也所憾于上之人壞古修史之法也。史始於尚書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筆。尚書雖雜出。然而紀一事自一篇一篇自一人。春秋則孔子特筆。而門人一辭不能贊者矣。春秋三傳各以其意釋經而其事傳焉。若國語若世本若戰國策皆一家言自

史記下十七代之書亦皆一人成之唐書雖文忠與景文共之然而卷帙互分兩美相合至元修宋遼金三史此法壞矣原其所以由胡人在位大臣家學不欲中國之人擅其所長故不惟其人惟其官不惟其實惟其名其長不知所美其短不知所委其先後矛盾復何怪哉雖然豈始于宋哉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傳范兩家嗤之於後葉其傳奕亦不廣唐中宗世史

司取士家記一事敍一言皆關鍵相視合毫不斷
襲稟監修辭從指受由是劉知幾謂頭白可期汗
青無日卒不能成其書也原宋史一書其實類此
蓋漢唐皆文人相聚元則獨胡相參其形跡之拘
忌義例之蒙昧豈特如漢唐人所譏而已嗚呼元
所壞者宋一代史猶之可也而其法遂使嗣代襲
用之今日一代之史可以一人成不以爲駭則以
爲狂矣其貽害於中國禍於斯文者可重爲慨也

廖昇

廖昇襄陽人學行最知名與方孝孺王紳葉友善洪武中爲左府斷事　上知其賢二十九年六月擢太常少卿建文元年正月勅修　高皇實錄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董倫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王景彰爲總裁官昇及翰林侍講學士高巽志爲副總裁昇博雅有史才郎達負氣書靖難兵事語多摭實開茹嘗等龍潭還慟哭與家人訣自縊死都御史陳瑛奏昇與黃觀等皆不順天命效死建文其存心與叛逆

等並登追戮上詔勿問

聖諭曰蜀中峨眉亭嘗有建文遺臣題詩云一箇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為君王固首陽讀此詩乃歎廖昇之死正為君王愛青史耳萬曆甲申十二年秀水屠叔方嘗以建文伏節諸臣請諡請祠請修治塚墓請恤錄子孫而交遊姻黨之波及以世世編戍者請一體赦宥已蒙

旨特賜允行嗣後詔修正史言臣亦以建文為請

皇上許復年號并綴其事于洪武之

未嗟乎繼志述事　聖德如天使陳琰輩有知寍不愧死哉

又按永樂十一年翰林庶吉事錢習禮與練子寍有姻婭先是逮治奸黨習禮偶獲免而恒爲鄉人所持以告楊榮榮乘閒以聞上欣然曰使子寍尚在朕固當用之況習禮乎即日下令由是黨禁漸解又　張太后大漸乃召諸閣臣下榻前問朝廷尚有何大事未辦者士奇首對有三事其一建文君雖已滅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一朝

實錄仍用建文之號　后曰曆日已革除之豈可
復用對曰曆日行下一時萬世信史豈可爨洪武
之年以亂實　后納之其二　后亦首肯其三方
孝孺已誅　皇帝詔收其片言一字論死乞弛其
禁聽令存而傳之　后黙然未答士奇等即趨下
叩頭言三事臣等謹受顧命

楚寶命使論次

使臣者奉一人之命結兩國之好歷騁四方之域而周知天下之故者也豈徒侈輶軒巡履聲考亥步而已哉故周官設九儀以大其典達六節以授其符成六瑞以昭其信合六幣以致其誠於其使事將畢也又錄為五書以盡其職為使臣慮至繁且慎降自春秋此禮漸廢而任責尤重一言之不酬一揖之不中而兩國為之暴骨甚至私輸國情潛啓外寇玉帛化為戈矛皇華疲于奔命又若後世埋輪攬轡擊斷成

威窮源度祚達探極欲旌節四出辯令鮮聞於以傳美往賢流芳象素其可得乎昔葉公子高使齊朝受命而夕飲冰吾夫子語之曰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又曰無遷令無勸成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嗟乎爲使之道盡此矣述命使第九凡一卷

命使一

薳章　薳罷　鍾儀

薳啓疆　伍舉　王孫圉

馬艮　董恢　羲先

潘京　析莊　邵聯

楚寶命使論次終